

金孝章手鈔臧一話映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TANKAM FLOOR



陳藏一詩
臆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真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猶過其語
今觀所述話臆博聞強記出入經史研攷本末則一可法度而風
月夢怪嘲譎詼誕淫麤氣習淨洗無遺豈非自思無邪三字中踐
履純熟致是肝迥知三君子可謂具眼矣嘗謂近時江湖詩人多
然不存而誕則空而迂流於禍者皆是惟藏一閉戶終日窮討編
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則詞源學海浩
乎莫之涯涘若藏一豈多得哉詩史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目為藏一誦而併書之編首云棠湖翁岳珂書之

藏一話腴甲集卷工

臨川

藏一

陳

靜

律文

音

藝祖徵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祿捷千山萬山如火爇須臾走向
天上未遯却殘星趕却月國史潤飾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
才到天心萬國開文氣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摹遠大
凜凜乎已有萬世帝王氣象也

孝廟時一名士解郡文學秩歸用押綱賞格循轉其詞曰爾以所
儒之重甘從綱吏之卑不既不愛其身朕亦何君於賞勉進一秩
以旌厥勞大哉王言不知自策勵以副警訓者非士也

易於豐噬嗑有雷電之威故皆能折獄若責無雷之威則小明不
足以立事故曰無敢折獄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也信矣人



必有威然後不為人所慢侮且可以應猝然之變君子不重則不威立身之本歟

左氏傳襄九年載魯穆姜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坦然明白後十三年而夫子生則繫辭非夫子作也明矣亦左氏之辭多誕乎止文言非夫子所作乎

仁廟時歐陽修以九月朔拜內相真西山以端平甲午九月初除內相洪平齋卞制云粵我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

年拜內相於季秋之朔當時以為用事精切如此

孫冕臨江軍新淦人擢進士第天禧末守蘇州會鄉里素交罷相以賓傳出判臨杭舟泊蘇臺歡歎甚密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表判當致拜聞冕正色答曰君二十年出處中書以美交

濂例江湖不預一點化筆令事權屬他人立廟堂千里為方面
始以此語見說得為信乎里人愧謝夜半解舟潛遁免大書一
詩於廳壁拂衣歸九華詩云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
人莫待朝廷差致任早謀永石養閑身在年河北曾逢李今日
西淮又見陳寄語蘇州孫刺史也須抖擞老精神清節高操可
羞百執事之頑朝廷聞之令再任詔下已歸竟不出矣

舒之山谷寺前溪有二巨石南之石名詩崖北之石名酒島畫有
達官與文士賦詩飲酒於其上因得美名何貪泉狼石辱井之
不幸耶

濂溪周先生倦吟惟遊廬山大林寺一律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

清余味其詞意則前一句明後一句滅道在是矣

嘉山陸先生四歲侍父行過事必問一日問天地何所窮際曾魁
從龍赴省時館柱檣之順溪題一絕云紅照西沈暫解鞍偶於
假館豈求安新豐獨酌誰為侶生對定前以一年蔣魁重珠未
舉時雷雨夜賦絕句云電飛定上明如月雨溜簷前響過永齋
動存生皆爇楚龍那得不升天志氣不同皆於未達時已見
之

澹菴胡先生謫新州築室城南名小桃源而圖之且題詩其上云
閑愛鶴立木靜嫌僧叩門豈非花莫笑白黑手能言心遠澗塵
境路幽迷水柳逢人不須說自喚小桃源或者謂寫迥秦之意
然又作小西湖於所居之側亦寓不忘君之義乎

真西山鎮溫陵春講武帳前將官王大受被甲三重爇百矢皆中

帖西山黜之補充正將後月餘忽海寇猖獗令大受將五百以
擒之獲趙某等三渠魁及從百餘輩大受蹄傷重而沒趙宗子
也殆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
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射箭入謁而賊未死或斬或槌次第
而畢惟置趙於傍觀之次後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祀補
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
為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而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
室為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瘡二百而卒眾無敢
譁大昭似誅少正懼時也一時為詩歌者百數獨長溪丞王亦
世一絕云憑陵浩若玩波神怙恃乾坤不殺身刀鋸未加先自
殞陸果未有白頭人西山大喜薦之於朝後軍建昌而卒

卷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子為菩薩余謂元章以字畫名
世技磨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聖賢乎元章師聖
賢也歟非師聖賢者也

司馬遷史記可謂美矣余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春秋之法惟諸
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二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讓漆身
報德氣節凜凜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敘傳則
尊道術而薄六經尚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周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
而許其女又以其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尚何顧他人門
戶身於澤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戴石屏為詩以美之
云仕有敗風節懸魂埋九京幽閨持大義千載樹嘉名父不重

然漢女能輕死生寒潭墮秋月心跡兩清明余謂王儉有文學
政事受晉宗高爵而躬執壘以授齊馮道為大臣而甘事數姓
曾不羞女子之有節道也愧諸

滑州地無尺木沙如掌平唐六守失其名有句云歸來莫訝無歌
吹備竹旁邊是滑州又云萬沙無寸木遠見它山州平可知矣
漫塘劇司令軍字平國早有經世志居官居里遇事精實四方推
尚中以微疾不出詔起者再力辭而免嘗大字徧書其印紙示
終身為其語曰怪矣病容無食肉相不然福性無完物量智淺
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報啓榮望豈但二不可七
必弗堪恐一不成萬有餘喪故僕焉以蹄起於自放衣敝袍可
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必八珍之餉隱几餘閒杖藜獨性或從

田家瓦盆之飲或聽漁父澹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
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蹈蓬扁舟而玄者詰之曰汝非
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須子致富宜亟去毋亂吾粵區區與
而末者揖之曰非不屑見督郵者歟宜亟歸有錫于道者縱得
錢付酒家終不若高卧北窓日傲羲黃之上也

真西山在嶽麓書院講蔡季通分講西山講良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蔡云内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
庭不見其人無物也内阮無我外阮無物宜聖人以无咎許之
林檎臺在福州陳止齋作俸清檎臺解論語學而第一章林云學
而時習之不亦悦乎心與道一也有朋自遠方未不亦樂乎道
与人一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道与天地一也

洪內翰邁分教福州清學翰林少穎知己說書林云堯典薛典畢
陶漢大禹漢等篇知之為知之者也作汨作九共九篇粟沃不
知為不知也

名山大川登臨之遊多在乎西故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
之峨眉巴陵岳陽樓齊安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
堂蘇之姑蘇臺荆楚之雲夢鄆之白雲滌之榔榔九江之庾樓
皆延康挹平賓夕陽而導初月彼東北南未必無勝覽之地恐
不多數耳

菱芡皆水物也胡為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
日故也枇杷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
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

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獨不見瓜至
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必有理若可窮夫然義之石研帖
云石研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又未可
以意窮也非至聖各誰與歸

小孤山在宿松縣江北岸與江州彭澤接境山形如覆鐘高數千
丈山西有小孤廟相對有彭浪磯俗訛山為小姑磯為彭郎遂
有小姑嫁彭郎之說古詩云倚天曉鏡玉浮屠肯為彭郎嫁小
姑又有曰舟中買客莫湯裡小姑前年嫁彭郎皆因其訛惟陳
簡夫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誰知謬行人但乞靈
可以證謬

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幸為有過人不知之何言之遊及言媚寤

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何言之厲蓋君子若辭宜避立行宜
嚴不避則名禍不嚴則受侮悲傷乎行不得不厲也後世之曰
君子者既不避於言又不厲於行吁

近世拜官多為飾說已可恥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方許
辭免若此則未至某官之前必不許之若既至某官之後必使
之辭是教人為偽也兩府將有除命未下之先必曰押入名
不正是賢者當以禮進以禮退既可押入亦可押出夫有過而
貶祿半年不赴章再上矣猶且恬然古者三黜恐不如是此皆
進退之名不正褒貶之義不明乃爾當如黃憲聞名即起受官
即拜上未聞使主辭下未敢慢取賜雍容中禮義也

孫積仲車

曾子之去妻也以燕慕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

也以此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度支以畜技陶芳于中
門而去妻當時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令世如李者多矣

李文山羣玉冷鷓鴣詩世惟以屈曲崎嶇鉤翰拾磔一聃禱不知
文山用工正在第五第六句云曾泊桂江深岸兩亦於板嶺阻
歸程但詠其鳴之時與地鷓鴣明矣其失鶴詩二於清海蓮壺
遠秋風碧落深隱於夫雀之意取渭冷詩必此詩至知非詩人
忌也近得山民猿詩趙小中角詩皆得文山之髓

鄭俠尔夫弟時讀書清涼寺王荆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
聲迹相聞然俠未嘗往見荆公俠門人楊驥暉之大雪中俠呼
驥共飲酒酣題詩云瑞像闕云濃電蒸寒齋寒齋豈怕或漏
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老再斟留賜回醺酣入詩句

同工玉樓臺揚君為荆公稱此詩公大稱賞曰真好學也且期
以高第治平四年果擢甲科後公參大政侯以疑獄數事為公
謀公皆如其請侯為監門公行新法侯極言其非不報時荆公
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老舜密席坐屏愛和
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辜負鹿鳴詩侯和云何處
難緘口熙寧改夫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
忠耳作聾君門深若里馬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終不能勝監
門之真云

唐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舊說云元宗雅雅好度曲然未嘗使番

漢雜奏天寶十三載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
異之明年祿山叛元微之立部伎樂府云宗沈嘗傳天寶孝法

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未九廟千門塵土澆吁禽如得
如繼承長久之意也徒拍滾然此何義邪君子於是思古

城邑交易之地通天下以市言至村居則不然約日以合一閭而
退曰墟以聚之日多會之日少故西蜀名墟曰墟如墟之間而
復作也江南人嫌墟之名未善而取其義節文曰亥故今分寧
縣治即武寧縣村市名常洲亥者分而為縣市也洪芻之職方
可驗荆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故亥日為亥市張祐詩曰野
橋經亥市山路過申洲張籍江南曲有曰江村亥日長為市山
谷詩曰漁叔亥日妻到市謝良齋詩曰已向三長觀取市使從
雙共問寅廣

浚湖居士蘇養直以世賞官其子而自相羊三江五湖間遇林泉

勝處輒引杯嘯咏發見於詩者千餘篇紹興間名達九重累詔
不起詩豈窮人哉然考其為人簡易佚蕩與人交傾倒無隱情
無戚疏賢愚皆知愛慕蓋有在於詩之外者嘗謂士大夫既挹
文才流清譽而後有德以將之若後湖可也

中山劉賓客題壽安甘棠館云公館侶仙家池清以迤斜山禽忽
驚起衝屋半巖花然觀四朝聞見錄第一條以此詩乃恭孝儀
王仲進遊天竺所作豈偶忘之耶

李守大異伯珣回醫士之書云遣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搗黃之
需姑不曉所謂及觀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搗于黃醫者歲乃
知時使然耳性談叢錄不可不知

太白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南李王曰問君還

有幾多然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既加融點已覺揚彩玉冠簪
口則謂熱情不斷如春水少遊
云落紅萬點如海青出於盤
而青於盤矣

汪尚書應辰一帖與蜀查侍郎云
兩蒙賜教輒題申字此一字利
害雖無甚輕重而近世官文書
以為差別昔王弘中牒袁州以
故牒韓退之不敢當況其重於
此者乎幸望指揮改正退之亦
謂伏乞仁慈特令改就常式以
安下情者也觀此則令人繁文
得禮式有加而情不足者當何
如哉

馬友犯長沙向鄉林打之不敵而潰
道遇友刑將方舟而來家人
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拍求鄉林
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託賊曰
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
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

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
遠妾忽語與卒欲少止群卒乃弛輜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
矣賊相顧不發擲林二慙然而去云

孟子不見諸侯然齊宣梁惠見者不一及其吉也尚三宿而不行
非不見也不見不聞道不尊賢者矣余嘗有贈友之句曰舉頭
莫看王侯面失脚恐為名利人非僕之斷不見王侯也儻有能
尊賢才而樂聞道將千里而見矣正孟子之遺意

溫陵有木秀甚人無有識其名者俗皆以無名木呼之有士爰葉

廷桂賦詩中稱云人依清樾摩挲認身宿高枝睥睨看

詩中用全書句固有此格須是十分著題方佳如坡詩云君持未
知其趣兩臣合時後一中之益就題引用極是切當近有賦多

景樓者曰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二猶今於多景乎何干
賦吳之靈巖者曰大板有興須有廢莫論誰是與誰非於靈巖
乎何預賦三高亭者曰見幾而作不終日後世以未無此風於
三高乎何闕若不妥切題則此三聯凡乎古詩皆可用也惟曾
搏齋遭論歸賦自肩詩中一聯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
兩餘雲託物寄情得坡之意

三代而降典漢刑誥之後有董賈曰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可繼
曰文止於漢八分六隸之餘鍾銜二王之書莫可
晉三百篇往矣五字律興焉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萬
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詩止於唐 本朝文不如

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孟子而下歷漢晉唐皆

未有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馬融不惟經學精深詞藻暢妙觀長笛一篇深於音夫其於弈秋
尤為不淺、圍碁賦云怯者無功弱者乞亡離、馬目連、石
行躡度間置徘徊中央攻寬擊虛橫行亂陣投死平子無使相
迎守視不同為取唐突深入貪地殺匹士卒狂攘相故乞後并
沒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皆高手語也

昔魯共王餘蓋先隕於屋壁以自警凡視聽言動目擊道存毋敢
一毫妄想知此意則知金盞法鶴孔雀牡丹張陳滿室者胃中
之產不可為斛量也

藏一活脾甲集卷下

臨川 藏一 陳 郁 仲文

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於鄭
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故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又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
堂之乎張也墨同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至於師之前雖朋友
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也又曰師與商也孰墮子游曰有澹
臺滅明者墨也

春秋魯史也以諸侯之事而書西狩殺麟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用
意深微以一字為褒貶巡狩乃天子之事而諸侯為之書西狩
所以識其僭也

諫爭難事也漢武帝見嚴助輩恨得之晚終以誅死公孫霍光任
之雖萬寶未嘗禮之惟於汲黯則不冠不敢見黯之所可敬者
可知夫帝豈強為者哉陽城未嘗言遷爾為諫或者大之余謂
城居諫職日與屠沽飲一旦悻然強諫酒狂之語爾行且未著
諫豈盡嘉久而不言是不能言也宜其不足以為律君聽乎大人
於君心之非黷有焉若城者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阮而騷獨步杜少陵
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歛人撮一飯之費以活己而文起八代工
窺聖闈孟郊斫山耕水買島薪米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
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
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錫而一飯未嘗無食宮圖史翰

墨之蔽克棟汗牛襟期灑落少晉宋間人意到筆工不期于高
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澆克章而使之聲名
焜耀於無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克道不
淵深可慮也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
守金石之約難克溪壑之求整園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
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消埃口誦詔
書面有慙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與
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願定規於玉勝期收地
於兩河唾手出燕終欲復雖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
藩未夷虜渝是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虜之南邊錄見當時諸

商議論欽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保
河南則江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星彼常見歸吾自棄棄在遣
民當自歸由於吾夫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酒餽于小白團已書七言十四字而天
思稍倦顧在側瑞尹汝有勝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
生既宣入內侍者恭讀宸製不知拍意乞為取旨或續句或
就書扇左工曰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於扇續
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馬上御詩
曰選飯素、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當
適只許江梅一點酸

中興紀年若隆興二字實兼注建隆紹興高熙則高熙熙熙熙

則紹興馮熙慶元則慶曆元祐開禧則開寶天禧端平則紹拱
太平唐德宗與李泌議改元德宗謂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
宜各取其一改曰貞元義與今同

韓非外儲說左上篇云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之徒所
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者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還
其意而與周台斷事是以成其欲於天下季孫令養孔子之徒
所與朝服而坐者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
與在與謀又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
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
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

夫也余謂成王大體也與周召斷事夫決不近優侏儒近優侏
儒夫尚安能與周召斷事哉夫子美仲之功與德直許之以如
其仁今也以秦侈福上而非之又以其朱蓋青衣置鼓陳鼎之
榮而謂之為良大夫何夫子褒貶之權衡如是其并逆也若仲
果秦侈福上豈能成輔伯之功哉吾斯之未能信

种師道為小官時夜赴內僚之集每致新炭白粲俱行至會飲之
家或風雨驟冷或宴久夜長或主人給散儉薄不能滿從直之
適則臨賜予之地皆群聚喧囂聲達于內賓主不安惟師道所
部深夜作粥寬飢熾薪蕪炭附煖而坐靜觀諸卒之不肅者忘
夜之艾也師道浚以文資易右列持重兵變化莫測人心附之
於細事可見今世士夫托為名色同察真率一樽一棹擁妓縱

博達且不休豈知從直皆禁軍聽其凍飢於戶外呻吟之聲
盈耳奔官尚能樂其樂歟視師道矣產故曰觀大師必於細事
觀立朝必於平日云

昌黎唐文章之伯故東朝張籍從之游歐公宋文章之師故蘇子
美梅聖俞為之徒善觀人者觀其所主而端人則取友亦端也
唐李浩過皖口之西過大艦過其徒數十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
者曰李浩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浩聞詩名已久但希一
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豔
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去世上今守是君

甚矣出現之狀為民害也昔為河伯娶婦起於秦獻公八年初以
君甥妻河見六國表後鄴為河娶婦浚道為山娶媼使不遇西

門豹宋均二子擴俗豈易除哉紹興甲寅南城胡有開字益之
來軍分寧先是邑民狂於淫祀僧巫造舟置祀歲十月大集惡
少千百為群鉦鼓弓矢角勇技於祠下取鬪以死勿以為盟約
謂之打元齋由此而死者無虛歲益之下車首革是事在其舟
拘其凶器且作設元齋辨以往民惑而解乃息茲職三載歲稔
民康絕此風至今日當時刻碑紀事猶屹立於紫府觀廡姑蘇
惡民無貧富薄於奉親而厚於祀邪者相半洞庭山有村民之
黠者以詐鼓愚號為水仙太保掠人之財賄誘人之妻妾不可
勝數為害數十年使君王實齋進而鞠之殊無異狀迺改壇絕
祀於其家黜面鞭背而不發語於並投之江又為辨惑之文以
警眾意蘇民必悟而方且交哭於巷望祭於江三四年迎迓備

侈祭設豐腴有加於昔吁益之賢宰實尚賢守補於風教者
雅無愧於豹均二子其如蘇民之愚有愧于分寧之惡少歟

澹菴胡先生於福州僉廳分府得一扇畫古木間一人騎驢向西
南行初見似無思及有新興之命方知畫為先北也先生書
一絕於陰云誰向生猶白團扇畫將羈客掣征綏南遷萬里知
前定聖工崖州莫怕者

石林云五代離亂無一俊傑而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
數十輩前輩謂自佛入中國救逸人才豈其於乎六一先生云天
下無事時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能用其能往伏於山林老
死不出故序秘演惟儼之詩曰演狀貌雄偉骨中浩然儼退偃
一室而言天下事聽之終日不厭又皆馳騁文章豈所謂逸才

者歟

韓昌黎潤佛有文李文公去佛有辯而佛之後著於圖畫於壁以
報愚者曰韓參大顛李師梁山蓋佛之術惟不知聖人之書者
為其所惑耳使知人倫天分不可滅絕吳墮其妄哉今世王公
大人更相施捨世養謂能植福亦與不讀書者同一見合一愚
耳東坡宿徑山中夜有叩扉者待問之則云放天燈人歸以此
則天燈之偽不辨而明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 真皇

意歎古之一夕風雷搏摺其枝因以為瑞題詠者多惟福州羅

源持奏林垌唐律稱旨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槎牙高檜礙簷

槎人間斤斧難容于天上風雷為搏枝煙色併來春益重月華

饒得夜相宜 真皇一駐鸞與賞從此聲名四海知 真皇見
之喜見天顏即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顯今有南華集於
世詩豈負人哉

趙昂總管始肄業臨安府學困躓無所賴遂脫儒冠從禁并升御
前應對一日 阜陵譚之 德壽宮 高廟宴席間問今應制
之臣張掄之後為誰 阜陵以昂對 高廟俯昧久之知其嘗
為諸生命賦拒霜詞昂奏能用腔令綴蕊羅門引又奏取用意
詔自述其梗槩即進呈云暮霞點水水邊無數木芙蓉曉未露
濕鞋紅十里錦 此步障日轉影重 向楚天空迴人立西風夕
陽道中嘆秋色與愁濃窈窕三千粉黛臨鐃拉施朱太赤空惆
悵教妾若為宮花易老煙水無窮 高廟喜之錫銀絲加等仍

俾身陵与之聘官我朝之獎勵文人如此

簡相如邇廉頗平為刎頸交蓋人臣之有私怨國家之禍也私怨之成其人無賢不肖理無曲直皆當被不忠之刑何者彼誠賢且直則必心存國家無事於爭矣凡忌讎必孽於交相勝吾能忘已以下之彼豈有終怨而不吾釋者耶相如下廉頗而趙國強寇恟邇賈復而漢業成郭子儀善李光弼而唐室興此萬世人臣之法也

新州林敏功字子仁學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發於言行不為險怪奇靡守所令終圭璧無玷杜門不出二十年呂居仁錄解詩者二十六人號江西宗派昆仲咸在選中名達九重墨書嘉獎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告詞曰尔好學博古遂志山林蕭

然無為恬不願仕朕所嘉尚貴以令名前輩高尚之士豈如今
之朝吳越隨馬扣門者遊之勢利之場以為榮而言與行大
相遠絕哉因作一絕云柳絮輕薄事狂遊長被東風舞未休秋
桂遂然居月府世間何地不香浮

尚書天子之事也終以文侯之命可矣定於夫子乃以費秦三誓
繫於後蓋所以戒周所以警後世也詩有頌善明德而告成功
文太平之事也刪於夫子乃以商頌十二篇終之豈以是盛德
事耶蓋不欲終一代之事因而附之耳故序曰得商頌十二篇
非與周室之盛例論也

松漢記云有外國人來廣東必重譯而後辨其語頃有索逋素拔
有司者譯人受債家囑時遠久早曾僧扶身而禱就誣來投者

以爲例紹捨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此諸平推而挾之終不能
辨生死之機爰於譯者之口令人秉愈擬之筆專鞫勘之權長
史不審而判照判行焉何異外人視譯之言而生死哉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
與益德並驅馳衛於非尊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
既不掩超之美又以結羽之心深沈大略可涯法研當其兵數
敗超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益亮未聞過耳諸君
攻亮之過則兵法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忘而武侯獨顧聞其
過豈不滅去丈夫哉故其隕也雅彥立輦乃素所點而感泣至
於嘔血蓋如武侯之才固不乏而武侯之德可以服人心爲間

見耳其次謝安見識度量可彷彿相似於安有期服而不廢樂

於德有損彼崔浩者輒非武侯浩何人哉敢爾耶

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皆以牽牛為黃姑明矣及讀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者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如耿耿遙相望如此則以織女為黃姑矣宗坦又云黃姑即河鼓未知孰是

甲午歲端平元年七月八日我師剋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詩冊王貴叔之密即彭城舊歸朝人澗水教官孟振承之也見之曰某鄉友趙禎仲祥之筆澤承之因言詩家名字爵里余於其中得一二篇迺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睽連由此生男不空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

傳五彩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珞瑜子
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改為此爾梁
詢祖仲經甫絳州人哀遠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花半群
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牙遠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穀
焚燬、少女嬾糴軍路逢人泣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
未作遼陽去入境臨風弔冤魄遼水無聲遼室空蕭蕭暮雨天
垂泣青綬慣睡直承明徧裝纓胡不稱情見況豺狼當路立自
憐烏鵲遠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愛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
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咸英史濟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風高胡
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鉄門不守犯孤城失我堂仁勇將將
軍之起本儒臣稀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子字箭射戟牙

鷓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鼓東巡邏
公總干戈練征成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
郭雖頻戰禮帳以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半破胡
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撤靡旗三百里金甲燿、金叩光証出
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日暗作開
門策一虎翻為群犬獲胃中氣憤爆雷聲一領下須張帽毛磔
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昔聞陝右段忠烈今見常
山顏杲卿棟折榱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
詞定洒英雄千古泪王旦者昆陽守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
其無父子之道士國之奉也於哀途東哀王旦篇著其士以見
天道之好還也因名集曰文俘而歸之云

湯立賢無方立者舉而建之於民上然獨稱於湯者唐虞以來所用大臣皆世家巨族未有如湯自畎畝中起伊尹為師臣者也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為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

下奉土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

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

之瘴也盛揀姬姜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

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

者不知而歸咎于土瘴不亦謬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鄉

鄙以志完為詩以美之云市門隱去不知年蔽弟甘棠蔭樂川

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識指其然直須鏤板人皆與庶使綿

區病可瘥更有奇方以未說工醫之國許心傳

虎立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承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
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澤乃知物之全能
難也況求爰擇人而欲責全耶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少有志氣年十二侍父之官康州過悅
城五龍廟頌詩云五龍兄弟古英明今日學舟過悅城莫向茅
茨久盤屈早施霖雨活蒼生御史孔道輔滴官徑從見其詩嘆
曰此子他日未可量也後登慶曆六年第皇祐四年五月作番
禺令為僮智為所困遂突圍出暮海上強壯二千人與賊戰鬪
焚其舟斬首五千級諸道援兵入城竟時珍渠魁九月丙辰注
為廣南東路都監盜賊以事可謂詩言志矣

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余愛趙彥若

云
剪綵花詩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綠情紅意以尤勝於李

藏一活脾甲集卷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一活腴乙集卷上

臨川 歲一 陳 郁 仲文

呂東萊先生在鹿潭書院與諸生講詩至南山前一日諸生欲覘
其師立言之旨及東萊次日升堂誦南山之詩終其篇然後斷
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若南山樂而過於淫者也有人皆以為得體
音重耳少好士年十七有士五人曰趙衰狐偃顛頡司空季子魏
武子驪姬之禍適於狄時年四十三又十二年乃去之衛之齊
又五年之曹之楚自秦而反凡十九年時六十二矣其流雜適
竄濱於死者數然志不少衰過楚時成王饗之厚曰子即反國
何以報寡人曰羽毛為華子女玉帛即君土所餘未知所以報
曰難於何以報不穀曰不得已與君王以兵會平原廣澤請避

王三舍其後卒能威諸侯正中國顯名於天下後世此非獨得
天也實得人也實不失所以立己也故君子不患不得乎天患
失人不患不得人患不能自立晉文之事雖無三道者以其好
士而進之云

高祖入咸陽王陵聚黨數千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
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者至東向坐陵母
欲以招陵、母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喜事漢、王長者無
以妾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母閭巷之賤知存亡之然之大義決
死如歸其視不嫁之共妾可無愧范增為羽上客豈不知羽殘
忍多忌非天下之度而從與漢王爭至其言皆不用乃曰孺
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問一行竟以痲死何

覺之晚耶不及一頓人迹矣周少隱責范之詩曰西楚興王亦
有人半扶矣祚作謀臣老生不解歸明主事在方知是失身

彭門左泗右汴負抱齊楚古今豪傑登眺寄慷慨於詩歌者不可
悉數惟范目涿一首稍紀其全云徐方舊鎮多興廢懷古觀今
思莫收地勢北來連海岱天文南轉接奎巽亂華或見稱戎國
列邦元闡屬禹州官紀雲龍夫子學水漁忠信夫人游田文故
邑高臺盡靖節荒墳蔓州稍楚漢室雄分沛郡姬壬爭長遊滕
侯館平石氏荆榛合都廢韓王雉堞秋劍斷白蛇終滅項書傳
黃石顧封留萬重山勢通河過十里灘聲遠郭流宮殿雲中
分等級笙歌宮裏鬧哇語薛能愛上甚頭寺白傅曾題燕子樓
若向彭門訪遺事我詩吟讀當曾遊

朱文濟昇人善琴入翰林待詔舊琴七絃阮五絃 太宗詔文濟

與蔡商皆益二絃文濟以為非是 上曰古琴絃五增文武為

七今孰曰不可文濟曰五絃猶有遺音益之二已足 上怒叱

之商益絃如詔又俾文濟鼓之文濟辭不能 上益怒獨賜商

緋商益富文濟甚貧 上間以金帛置於文濟旁以新琴阮命

之辭如初復使中貴送二人詣相府詔近臣同聽文濟第以琴

阮中七絃作古風入扣操 上以為有守終亦賜緋文濟風骨

爽秀如神仙中人 上令佞奉僧元濁寫其真留 禁中醒春

如此予謂文濟以藝進守其所學震之以威而不懾引之以利

而不動可謂有常者矣今世假仁義之言作慷慨之色不肯在

古人 及臨威見利外眩中卷以失其身此文濟之拘羸耳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以獻 闕下
高唐雅愛之曾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榮薏云月宮移就日
宮栽引得輕紅入面未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為君開 復
古殿又題云秋入幽巖挂影圓香深粟、照林丹應隨玉母珍池
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
焉蓋史本色深而香冽移之外境則香色俱殺故也廬陵胡公渠
嘗攝象山宰賦詩云碎瓊揉香作肌骨霽日吹紅染膚色人間何
處有此葩一種風流初未識東隅月戶編三千夜修玉闕瀛洲前
拂搖桂子偶墮地雨露培植開華筵史翁移根出蕙蒨彫斜持歸
紫微殿一朝歲質冠百昌 御墨分題扇何干流轉江南鄉
一本吳唐千金價分枝接葉色已淺縱有此花無此香絕愛西山

佳處地爲、備林倚清吹寧淪斜日香葩酣未許熙春海棠睡
是時金氣初高明宇宙軒輊澄埃氣青霞緝雪互點綴濃芳賸
馥飄亂氣驚峰翠黃令石數破祇山僧練裙衫試看香御擁紅
雲肅奉虛皇遊碧宇携持宝鏡吹波心寒光万頃空人心煩君
控取紅寫任便恐香魂夜飛去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玉
尊八品題且昌其主人而不亦耶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夫子之謂命修己以待天之說非
今日推算之謂也唐李虛中始以人初生歲月日時測其十母
十二子相生相剋以逆知人之貴賤休咎若脈診疾鑑燭形無
一毫錯世由此遂以推算爲天命本朝壽春馮貫道亦以年月
日時逆勘禍福鄒道鄉謂其驗有若神晏之知白黑肺曠之聽

鼓鐘以故車馬常滿門虛中貫道士大夫也不能講明修己以
待天之說而未免為推養之歸況有如今日售術之後如洪盤
洲所謂欲灑顏闕存誕且信乎余謂孔子於羣弟子中惟於顏
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可以言命也若
仲由之行若不得其死然猶不足以言命今世之推養者當
如何

太公兵法所謂十二節者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道美女淫聲以
惑之余謂太公老遇文王孟子比之聖人夷政當時相文武之
兵曰戲馨曰侵阮曰肆伐大商不過我車虎賁三百五伐六伐
而止耳曷嘗窮兵黷武爭殺變詐如後世行詭道哉况亂臣美
女之計乎今好兵者必以太公藉口又以權衡棧策著而為書

是汚文武墨累太公是侮聖人吁余未之盡信

高沙魔社湖羞徑寸珠為淮玉室龔文伯 世居涓之南焉文伯

手抄經史心苦學問一語一言悉主乎正世傳其詩一聯云萬
事無心閑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其輕富貴賤名利立志已可
尚然篇不得其全近乃見之云年踰八表雪蒙頭時對親朋話
舊遊万事無心閑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癡兒粗爾逃談議家
訓從未戒刻接世道漸艱宜勇退為吾 早理松楸味之則持
身教子居易信命於道尤深知今有子基先入上庠登進士第
出入中外持節把麾將大有為於世文伯教忠之所致歎抑地
靈而人傑也

洪覺範於撰：筆詩中平生幾納後身後五車書謂魯直奉用既

乎人生能著幾量度之句以下句非全改人豈為平生且曰若
以人生對身後豈不佳哉余謂山谷豈不知人生身後是佳對
蓋釋、不可言人故改之耳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
鉤此蓋言士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當時小人反以直為曲故
也覺範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如此則臣為母君為子可乎何
不察物理人倫至此耶人言覺範為僧中龍恐非

史越王浩隆興元年拜平章事兼樞使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與

浩俱在 上前議還事浚請 上幸建康 上顧浩曰萬乘

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觀之曰親征乎曰勞軍乎曰移蹕乎今日

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三者俱未可謂之親征而動大

軍則虜必以大軍應我未無故而招數十萬人寇邊謂之勞軍

則用度當如 上皇時當時費緡錢數百千萬其他可知六軍

聞之必喜取賜不如前日必怨望矣若曰移蹕未審 陛下自

與六官以從乎借曰 上皇欲從則未有德壽宮且未知 上

皇意向臣料 上皇未必行也 上皇不行 陛下安得與六

宮從乎 上皇不行乃是親征即非移蹕若曰親征則有功乃

歸乎不待有功而歸乎皆者皆未可也 陛下父慈子孝今日

豈可跬步相離耶 上始怪謂浚曰都督先臨邊侯有功朕何

憚行浚又欲取山東又欲取費于民如燕山錢免夫錢浩力爭

之浚自請於 上由是三省樞密院徑以金字牌自命諸將出

兵外廷莫之知也五月戊戌浩得詔宥淵狀准 御前金字牌

奉 聖旨擇日進兵始知是月甲午師已渡淮矣浩大驚謂康

伯曰今出兵數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樞使而不得與聞焉焉用
相工表力辭乃除浩提舉洞霄宮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六軍士
二萬一夕奔潰 上降詔哀痛罪已六月浚上表自劾余謂浚
非不忠也特太急耳浩可謂責難於君者矣可謂見遠識微之
士矣可謂得鎮撫四夷之體矣豈可為師出無名之戒云

周邦彥字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未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儂
妓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而能知美成為何如人者百無一二
也蓋公少為太學內舍選年未三十作汴都賦鋪張揚厲凡七
千言奏之 天子命近臣讀於通英閣遂由諸生擢太學正聲
名一日震耀海內 神宗上賓 哲宗寘之文館 徽宗列之
郎曹皆自文章而得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

如晁張皆自歎以為不及姑以一二篇言之如薛侯馬云薛侯
河東土豪也以戰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罷兵薛歸吏郡授官帶
所乘駟馬寓武城坊經年不得調羈馬廐屋下馬怒敗主人屋
時、蹄碎市販盜器薛悉賣裝以償傷已既屋因對馬以泣鄰
居李文 之為薛作傳因舍賦詩者十一人僕與其一為薛
侯後健如生探不識中原生土豪蛇矛丈八帶在手駟馬蕃鞠
雲錦袍往屬嫖姚探角穴狐鳴蕭蕭風立髮短韉淋血斬胡蹄
夜斷豎冰濡馬馮中却久任武城坊屋頭養駱如養羊枯其不
能離壁盡狹巷怒蹄益益傷只今袖、守環堵五月溼風柔巨
千金夜出酬市兒宮帳盡眠聽戲鼓過人視死二尋常笑裏辭
家登戰場銜勞定次屈壯士兩眼焚、收淚光齒堅食肉何曾

老驄馬身捷飛一鳥焉知不將万人行橫梁秋風賀蘭道如天
賜白云永樂城陷獨王堪曲真夜繼以出真時不為兵且走且
敵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若騰上馳去五鼓達谷脂城
因以得脫真名其馬為天賜白蔡天啓得其事於西人邀余曰
賦君不見書生鐫毛勒兵入羌未薄城未練急蟻丸飛出辭大
冢帳下健兒紛兩泣鑿沙到石終無水投萬人如渴蟻挽絙
竊出西將軍虜前隨來風掠耳道傍神馬白雲毛噤口不嘶
涿燕逃忽聞漢語朱脂下黑霧壓城風怒號脫身歸來對刀
筆短衣射虎朝、出自推襍室連箭創心折骨驚如昨日殺城
魯云天下雄陰陵一跌兵力窮儀舟不渡謝亭長有何面目歸
江東將軍偶生名已弱錢花暗溢龍文鐫錦帳肥兒酬馬息閑

望旄頭向西崖若此凡數百篇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耶樓攻
媿謂其聲鏡鳥凡之銘可與鄭園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
送窮乞巧之流亞不為溢美矣擬清真者又當於樂府之好求
之

沈約傳云性不飲酒雖時遇醴重而居家儉素老病數旬革帶常
移孔以手捋臂率計月小寺字今世歌詠者必曰沈腰憔悴皆
多慙所攻以墨曆攻之字字之纖如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云
盈之一水間脈不得語又傳會以為淫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

振鷺載于詩杜樊川以風標公子目之丰度非凡禽比可見矣入
詩人三詠者多如文興可兩絕清拔可喜頰細銀鉤淺曲脚高

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
泓風標又云
迎風柳下翻、淨依寒蔭如畫
獨立清沙可憐近白寧海萬元
善岳一終云
聳兩吟肩作我愁
菰蒲葉下一身秋
溪風昨夜吹
魚尾飛過前灘看水流
二佳甚嘗著振史行於世云

盡之上九不事王侯
馬為其事象曰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夫道義之士
獨立万物之表若不可以一毫外物動其心
然豈忍於忘天下不與世同其憂哉
蓋隱居以求其志耳
伊尹三聘而成
松天之功孔明三顧而定興漢之計
重道義乃若是令百世而下聞其風者
莫不興起其志豈不可為世則夫
抵富貴功名先入其心者不可與圖天下之事也

戴石屏之
父東岸子平生
喜吟身後无遺藁
石屏能品其詩
遊

搜羅僅得題小園一律云小園无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
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
門傍竹間多謝有情雙白鷺趁時飛去又飛回乃刊於石屏集
之首宋西園之父厲齋居士平生好吟詠無遺藁西園能續又
燈因旁搜二僅得二絕賦食米倉云陋巷顏回獨屢空生涯惟
在一瓢中太倉屬粟雖山積非義寧甘君子窮賦養蠶云男必
耕種女必蠶古人尚爾我何貪泥沂時侯成春服歌詠未歸道
味甘二刊于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
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善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
肯堂二君其能流芳幾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故李

梅亭云宗文阿買輩於是有愧信然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改初擬美成 上曰羊犬帶戈不可又
擬豐亨 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因改字
說云止戈為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專於孝而有文者謂之教
為元者太初之中氣能固其元則為完固之完殘其所能完則為
寇矣昔人有是說也今言命者有曰丑為破田戌為負戈丙丁
為平頭辛卯甲申為懸針亦取字說常以滕強怒命改之丙戌
丙申丙戌丙申平頭矣官至侍從而無子金輝命改之甲午辛
卯甲午辛卯懸針矣故初為海寇三遭法配後為都統制贈武
義大夫二官人之命且若是况朝廷一年艱之重乎乃知字說
亦不可不攷

昌黎伯裴晉公東征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

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回萬壽鳳祐也王勃
滕王閣記云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得孺下陳
著之榻蓋一句之中物華天寶龍光牛斗自為對謂之貼身對
也鄭在中僧詩云幾思聞淨話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
照影堂以後二句對前二句扇對也月中桂詩云根不生下土
葉不墜秋風山行云閑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僧遶居云住山
今十載明日又遷居蓋以下土秋風樵子為法遷居十載假對
也懷古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借對也趙紫芝云近方辭
地肺奉自任天台及子午石丁卯撫琴心帶眼之類的對也余
嘗因是以槽甲對箬丁山龜對軒雀瓶儲縣令元無粟經裏書
生不識錢杰幟城邊生唐武白書樹下死麗涓日吾覺都無印

尚書編看不到平丘善石但的對而人品事類二相當體格不
止此觸類而長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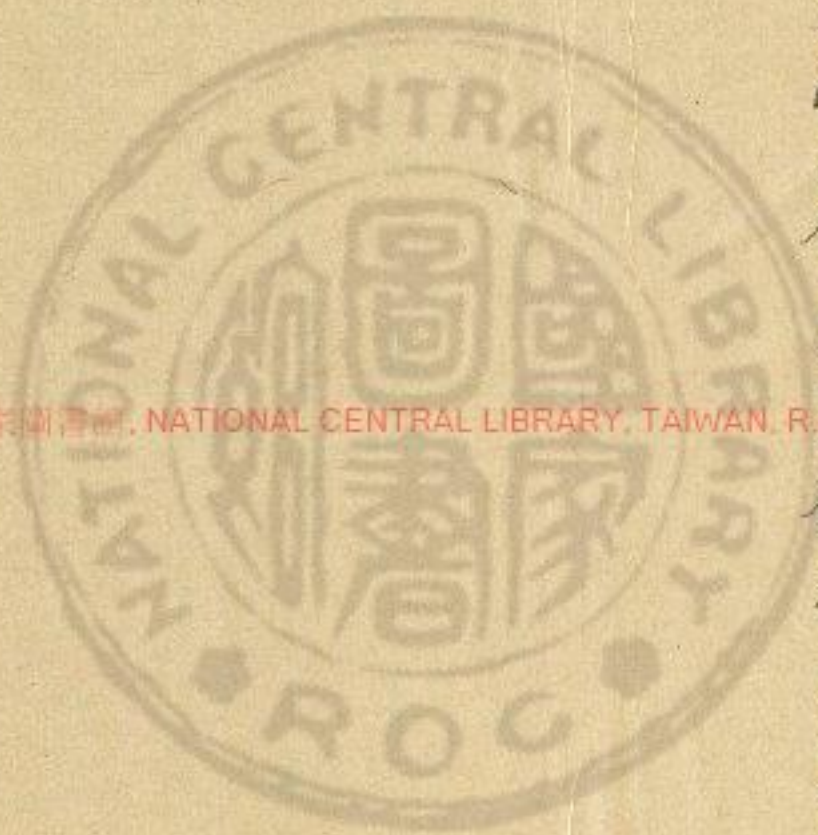
王晉公祐創第京師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子孫必有官第為
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公作魏公神道碑首載
此語人因以三槐王氏稱之韓漕使元吉祖居京師之惠政坊
植桐于門歲久木大且異人遂以桐木韓氏稱之後若桐相陰
舊語十卷王氏有利族居建康馬糞巷人俱號為馬糞王子曰
擇不處仁焉得智言君子所居不得不得也今槐桐之美馬糞
之汙厥此不遠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原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

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

于屈原之遠遊皮日休
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與
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
文則禹錫之問大鈞則同
時而情各異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一活映乙集卷上

藏一活腴乙集卷下

臨川 藏一 陳 郁 仲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天下之至相比而無間可入者莫如水之與地先王之民所以親其上使其長歷數百年不可亂者其上下之相比蓋如此其至也然其所以能如是者亦豈徒善而已哉必有法焉封建是也夫建萬國則萬國之民各比於其君親諸侯則萬國合為一以比於天子此其所以相維相附若網在綱深根固蒂不可動搖而後此道成也後世之郡縣異於是矣聖人於此之象特發其義而儒者多以封建為聖人不得已且自附於柳宗元之說夫豈未之思乎

世論多以阮籍為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觀而

不以心察之也余見其沈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
曰時無英雄使禰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減否於待人
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志飲酒食肉狂慟哭則嘔血數
斗豈不情於哀感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
豕故張華弼權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
陸雲以後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
籍終皆以沈湎避其察微見遠寄托保身非為教子之上其
能脫徒於禍穽哉吁嘉觀人者當致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四明昌國縣東有洩潭依據山腰深淺不可測宣和中旱甚薄尉
劉泌投詩於潭曰未躍天衢臥窮寮碧漂流溢海山膏埋巖頭
角雖多日鼓動風雷在一朝既若有心成變化豈能无意澤枯

焦神雖許為蒼生起願奮威靈上九霄詩沈而兩作時人異之
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謂歟

唐元次山承詔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上承詔詣京師遂與山龜
一例乘郵而至因上書華步尚書願不以結蓋於山龜而以士
君子之禮見吁在次山進退則甚疑軒鶴之禍所聽則甚重可
不鑒諸

樊噲起屠狗一健將耳而其諫留秦宮消責項羽鴻門挑圍見帝
以強高祖之暮氣有當時諸公所不能者二豈易薄哉遠軍灞
上此家高祖全身以得天下之機微噲之諫子房之助吾知其
不免矣方項羽降章邯於河北意輕沛公豈謂能先入關哉及
關而蘭闔然後乃知沛公已得秦而拒之此其追懷王怨之於

沛公者毒其有也後先據其宮室貨室子女而一無推遜之形
可以自解說則旦日合戰之禍雖有子房項伯誰能救之故觀
秦之富貴而弗之顧而秦人信其廉封府庫足以自解而項羽
亮其誠宜取不取聽命於項氏使項氏私之而天下多其直此
吾所謂全身以得天下之核持教於噲之一言孰謂市屠之子
智反若是耶

金城記黎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櫻桃以芥搗筍但恨時
不同耳若牡丹荼蘼楊梅枇杷盡可以為爻為此說者如或有
用吾知其必善鍾董人物也洪盤州海棠詩云雨濯吳姬膩風
催蜀錦裁自憐生較晚不得聘寒梅正用前語

讀四牡之詩當思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當思兄弟之義讀伐木

之詩思朋爰之義讀采薇之詩思征伐之義有為者亦若是乃
可也師曰未讀論語是這般人讀了論語尚只是這般人便是
不曾讀論語學詩者豈晚唐五字云乎哉

羊斟子登峴山慨息謂鄒湛曰由未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
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冠前哲
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之言耳余觀斟子當
時擒吳之功未就難得之歲易流登臨有感恐事不成而名無
聞斟子之嘆豈兒女子之嘆耶湛不能於此時壯其辭氣以激
昂斟子之志相與發憤效力共事而進湛美之辭以求官悅安
知斟子之嘆在彼而不在此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驕或有

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因學
得飛昇後禍天相隨也上天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
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心以將并敗告謂
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
并者淫原統制祭并者極兇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亟
相殺諸公時趙公鼎薨於滴所有名士大夫遣祭於道間秦聞
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父止敘年月日具位姓名極祭於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李龍眠有別墅堰流繞之名曰璇澗館有亭曰瀆真蓋取龍安

山主懷為曾於此瀆太真經也林和靖題詩其上云僧廬蒼蒼

背秋城百尺寒梢子滿庭
俗客不來高睡足
焚香應疏太真經
此絕今集所遺

蘭亭之茂林脩竹是以漢君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足以贊贊皇
之幸于橋之煥館涼臺足以供晉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
以善季倫之愆信乎園池當治倘無清德以將之而不知所以
樂其樂則自晉方醉醜之外無它遠自措安撥情之餘無異趣
鮮不贊皇季倫若也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

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筆改今名

朝廷令注河北割地粘罕須昌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
也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之屈當時河北百
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爭戰死河北 聖恩矜其忠謚曰榮懿

見東都事略昌死未幾於東京相國寺廊壁題詩云星使一箭
五心摧電掣戈矛兩脇開車馬亂中顛頂碎烏鳶啄後骨成灰
有身報國今償志無計歸家漫舉哀寂寞孤魂何處化冥冥空
築望鄉臺字畫儼然如昌親染見者皆憫之昌子為湖北帥司
彥議孫周臣為布舶提舉曾孫彥為馬郵主簿忠魂英氣已死
猶生而 聖朝賞延不絕豈負人也哉

春秋桓公十一年十二月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杜氏云既書伐
宋又書戰于宋者以見宋之無信也余謂不然蓋宋師敗乃爾
春秋為魯諱則可若居將帥之任受閭外之寄小勝則告捷而
邀功大敗則不言諱過而避罪是欺君也孰謂君可欺乎

行都城北五十四里臨平湖岸有山：有景暈觀、有丘真人祠

祠有丹爐丘本唐人仕嘗為郎棄官學道於此拋升顧况訪之
有詩曰五月五日、正午獨自騎驢入山塢來到君家不見君
下驢倚杖叩君戶驚起山童開竹扉黃犬搖尾銜人衣試問先
生住何處云入山中採紫薇平明一古令未歸引我池中有釣
殘池中數箇白鷗兒見人慣後癡不飛待君歸乘君未歸却復
騎驢入家微句、可圖繪也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門人問其所以喜則曰正子好善
侵於天下一不好善讒諂面諛之人至國欲治可得乎善小而
郡守大而監司上而宰相有直諫多聞之士為司幕察屬相與
扶持相與講明相與贊助是所以為善也若曰坐於僉廳者
惟固寵是謀奉承上意書擬遷就是不好善是讒諂面諛之人

吳范文正公曰愈幕須得可為我師者為之正孟子之意也

有號楚寤者以能詞居淮東余嘗於馮涿居寓館是十數解皆淫

麗石則之句初無止於孔義者其死也淮安守夢之云一從楚

客死淮山無顏色吁長淮留英奇其未尚矣蒙衝一炬老瞞魄

魄非廬江周瑜而淮正色一叱六館震驚非歷陽何著而孰相

楚三月吏無奸邪期思叔教也守蜀數年任好文雅舒人文翁

也相鄉畜夫治行稱最居鄴亞父計謀多奇河南二程道學宗

師而中黃崗包馬二公人物冠冕而生肥水它如山陽徐積淮

海秦觀或以孝節稱或以才學顯不可悉數近世如龔允恭槐

立齋章秩陳夢斗焦炳炎皆以次能謀國者又層見叠出皆以

川學為神祇闔祥吳獨以楚寤之存亡而為輕重即因賦一絕

云滙邦產室皆奇士楚宮能詞只小夫夢語淒涼君自感未應
山色指關渠

柳之桂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共殺也紹
興間劉頴為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偽討為教追義帝而布殺
之放弑之賊豈容腐食遊殺之荆門有伍子胥廟南軒張忠生
首平之蓋子胥吳視之為忠楚視之為讎尚安得血食於眾惡
之地耶劉張所見前後契合哉

明之慈溪縣西北有慶安寺寺之前有古松夾道綿亘數里望之
如蒼雲其一最巨而奇雄傑若龍飛偃如畫臨池之上寺後有
承出於深石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分於松下石池溢入
于溪舒龍圖豐有詩云門前屏障透潺湲付与林僧夜室還松

蓋作雲 十里竹龍行兩出千山白以香火蓮開凌謝氏池塘
草夢間我亦鳳凰臺上宮圖閑却笑未能閑其後邑長沈時升
有造身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學輒作詩遺沈賴以
不伐松因詩而壽焉曰寒松一幹老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
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壽樛勿翦他年
比召棠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辭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
而造朝蓋云知礼史載王有表中自序云遠巡歲月七十有三
補報乾坤萬分無一語意相類

白石姜堯章奇於逸響乎多天然自成一宗不隨近體有詩說
行于世三數十年未嘗景建創改之張韓伯翁雲舒趙紫芝得

無競萬菊碗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
燈惟番陽張東澤受訣白石攻斫澹潔駿、欲逝太白而上之
余嘗觀東澤家本二千石而瓶不儲粟身亦貴游子而癯如不
勝衣舉世阿附而日夜延騷人韻士論說古今宮退吟餘寄趣
微軫曾不一毫預塵世事差所養相似所吟亦不相違信詩人
之不得不尚友師也

司馬遷謂表盜仁心為質引義慷慨余謂盜陰持變詐陽為忠直
三人耳盜與竊錯有隙七國之受盜獨宣言於廷曰不足憂也
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府人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則兵可
不血刃而罷及阮新錯而七國之兵亦不退是假天子之威以
報私怨耳豈仁心耶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与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
軍以為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存當時昭陵奏陵
内是日石馬皆汗流故李義山美李晟平生此詩云天教李令
心如石可待昭陵石馬來余謂詩固佳矣豈可待石馬來耶嘗
在京口有宦傳賀新郎一曲乃爲東閩趙先生壽者奇甚天意
扶炎宋爲吾皇維衡岳子長沙星夢社稷勲庸天地窄不數智
名功勇要自有胸中妙用擎看東南天一柱看邊民買犢歸耕
種官職易此身重黃封已見傳宣送恰春未洪鈞初轉紫樞
歸控歲玉樓春嘆處悲賢明在環擁正弟勸兄酬歡動一寸
丹心堅似鐵待磨崖勒就浯溪頌龍尾道接天踵余謂奇則奇
矣然當今九重真枕東閩坐鎮淮右豈可更待勒浯溪之頌耶

傳曰畫為矣未畫善也此詩此詞之謂歟

容齋隨筆云今之州縣移徙改割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與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永州鬱林為州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為軍桂陽縣隸郴州余因攷之西漢地理志所載縣名重複者多如清河臨淮之兩東陽東海臨淮之兩開陽齊及東萊之兩臨胸濟南南陽之兩朝陽潁川汝南之兩定陵平原琅琊之兩平昌臨淮東萊之兩昌陽武都五原之兩武都鉅鹿常山之兩曲陽五原代郡之兩安陽山陽泰山之兩平陽代郡渤海之兩平舒清河定襄之兩武城以至泰山東郡東海捷為之為武陽者四又不可不知也

黃東浦題二十四字於寓居壁間云氣韻崑曠言詞精省威儀端
潤動作詳雅酬應溫恪接納謙洽字畫弘楷每訪之一見使人
肅然加敬前輩踐履善如此

寫始非盡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也夫帝堯
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二重瞳沛公龍顏
稭拜夜二龍顏 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二
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二如蒙魑竇將軍萬肩馬賓王亦萬肩
楊食我熊虎之狀殆定遠乃虎頭目馮懿狼顧周勃乃狼抗若
此者寫之似足夫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夫儻筆
善行於澤畔時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霸均寫少陵之貌而畫夫儻
不能等其風騷沖流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葆農之姿奇崛

贖博之學離寫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益寫其形必傳其神傳
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異自而別
形雅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夫善論寫心者當觀其人若骨次
廣識鑒焉議論博知其人則筆下流出間不容髮夫儻秉筆而
無骨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亦觀其行彼目大拜而性項羽心陽
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寫之人尤其難 本朝士大夫
游戲筆墨者自坡仙井黨文與可揚補之宋元暉廉宣仲而後
遺妙皆為世寶二十年来徐挹獨蘇希亮高菊圃趙子固周肖
白亦各寄興於畫出亦爭傳惟寫心入神今僅葉苔磯一人而
已善苔磯讀唐詩數百家落筆有騷人句日與襄鄂人物遊凡
江湖吟人未識則討論之既識則寫之今積數卷每一卷舒水

親與諸吟人談笑觴咏窮達夷險洞見肺腑皆不能隱真寫心
者夫唐摩詰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其與苔磯
同一志趣歟故曰寫石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
尤其難也

詩云注以渭濁東坡云注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注不自知其濁而
反以渭為濁也惟杜少陵曰回首清渭濱深得其旨馮深居題
道士鄭渭濱詩卷云江湖曾是飲清波筆染霜華扶最多夢裡
誦君新句予覺未忘系月的何

以為植物出地不膚寸與艸木同及解擇柯葉核出幹三四丈時
焉蓋凡卉秋受霜冬被雪槁折致裂如無生獨此君方嬋娟態
為坐視霜雪而自若豈凡草木比哉故君子二若處平居必接

交遊詡。怡。若庸人也。條事有不可於心人皆感。我獨謬
謬物患流矣。身獨止焉。是亦此君之不以霜雪而改柯易葉也。
子猷曰。不可一日無此君。蘇長公曰。無此令人。何豈為觀美耶。
借竹以養性。不為俗子之歸耳。古今詩人風流意度。清節高趣。
政自不凡。如竹可愛。使人一見。灑然意消。余得俗子之詩曰。俗
子低到骨。一揖已。灑人不知此。曹面何得有。許塵正。子猷長公
之所畏避者也。

顏氏家訓云。江南閩里閭士大夫。有不學者。羞為鄙朴。道聽塗說。
強事飾辭。呼微賈為周鄭。謂霍光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
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餽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
則燕尔。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劇則無不公幹。若此之類。博相祖。

述訛以傳訛聞之則不知源流施之則時復失所殊可笑而不
可化也平江里巷傳習呼警技之首曰丁魁朱魁謂城之門曰
閭闔齊闔若拉則黃魁衛魁貴賤不分雌雄莫別而湧金關候
潮關與函谷關去散關襍稱之亦莫知盡何地頭矣豈亦可笑
而不可化者矣

右藏一語腴潤甫從南明得之因就借鈔但原本乃不識
字人所謄訛舛特甚南明改十之五六余復正其二三尚
有不能詳者俟得刻本再校初六日兩完并識

